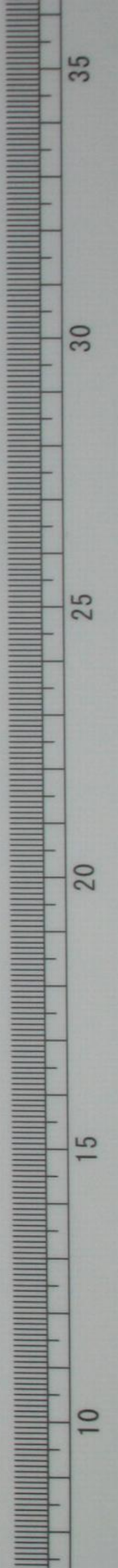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12

十一



30-12

文庫 17
W142
12



杜詩論文二十三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夏梓州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
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亂
到蜀江臥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
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

上

梓州二十三



010185187034

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
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
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迹
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
長。永為鄰里憐。

我生性既放。誕惟率其自然。嗜酒愛竹。卜居林泉。正
見其自然也。林泉指成都草堂下。俱接卜居事。遭亂
初到蜀江。時卧病正深。無暇遠圖也。誅茅雖只一畝。
此外餘地尚多。故經營于上元。落成于寶應。雖不敢

圖土木之麗。但取面勢之堅而已。於是所居已定。又
隨高下。而點綴臺亭。適當清川。以敞豁心目。使會心
之侶。來作同舟之游。而無柰于戈未息。不得安枕也。
一段序初造草堂事。蛟龍游于江海。黃鵠志在雲霄。
古來賢達之士。不受物累。豈以草堂之故。遂致此身
畱滯乎。雖稟性魯鈍。未識先幾。而遭時之亂。不得不
去。所以攜妻子而蒼皇遠去耳。于事雖無成見。而此
身不汗亂賊。則幽貞庶愧乎雙全矣。公一時盛名。恐
為網羅所及。乃知于蜀于梓。四方奔徙者。保身之哲。

而非得已也。又言外物雖不足累我，而手攜小松，則尚在懷抱。蓋無人愛護，將使蔓草拘纏，而霜姿不長矣。如之何哉。復挽至草堂結。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絕域紀地。長夏日晚。紀時也。乃于茲樓得同清宴乎。

朝廷在于燒棧之北。不易到也。鼓角滿于漏天之東。亂未平也。蜀多陰雨。謂之漏天。屢食將軍之第。貼留後。仍騎御史之驄。貼侍御。可謂榮矣。柰無還少之丹。那免衰年之嘆。寇盜雖多。姑置之。狂歌之外。承朝廷二句。形骸雖老。拚老于痛飲之中。承丹竈二句。入句皆登樓之心事。野雲低而渡水。簷雨細而隨風。二句登樓之景。號令出而江城已黑。貼留後。詩句成而蠟炬方紅。自序應晚字。因歎有酒可醉。則途窮堪涕。且忘懷矣。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迴雷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去
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髯毛蒼

接上首初宴南樓今復登臺故改席而見臺高也昔
為已黑今且夜深故雷門而見月光也臺高故雲霄
近而暑濕已無山谷遠而風涼時入二句臺上之景
年華老盡且貪此一盃心事幾何又誰憐屢舞乎臺
高月明不必更把官燭而照白髮之蒼蒼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迅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
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
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大姑之東去者以隨子而回也點還扶侍下接東征
句故洲渚風生而錦帆將去也竹笋迎船江魚入饌
寫一路風景而孝養在其中矣不堪離別既有無限
之苦衷一句寫送時方艱危深望濟時之才畧一句
王判官下點還黔中點天南遠僻信使難通則一盃相
勸又何辭乎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恆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抄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
 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颯目存寒谷冰出塵闕軌躅畢
 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
 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中軍留後也待上客餞崔都督也號令既肅而事有
 常規故不勞餘力而諸事俱辦矣于是前驅入于寶
 地而見祖帳飄于金繩寶地金繩惠義寺也蓋祖道

之錢已于道左盡歡而復登山者以清聞樹抄之磬
 故遠謁雲端之僧耳乃一上即回路循舊路藤猶舊
 藤而耳有清風日有寒冰世界忽爾清涼者以此地
 既出塵外而俗軌不到故即終日于此而無炎蒸耳
 所以願于此結夏於此入道不復去矣而無如羈旅
 惜宴會之情艱難懷友朋之別故不得不去因歎勞
 生幾何而離恨重叠乎此是宴後登寺非于寺中開
 宴也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輩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新亭而有高會者。因子擇良時而啟行也。二句會送張幕于臨江。故日動而水映。排旗于檻外。故風起而飛鳴。二句會中之景。亦點留後也。絕輩雖不能改。而勸酒亦又何辭。會中有蔬素者耶。况諸君之行。美政已傳。遺愛未艾。而久出方歸。吟東山之詩。以作驪歌矣。末點諸君。

唐代宗廣德元年秋梓州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

作音佐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首句點明橘亭。二句宴餞高雲涼。應秋日。玉杯錦席。章梓州之筵也。主人送客而行。酒賦詩。我完宴餞事。衰老之日。離別為難。一句自謂賢聲既孚。則此去自有輝光。所以京兆未蒞。而人傳籍籍。趙廣漢張敞。不能專美于前矣。三句賈少尹。

章梓州水亭

時漢中王兼道士席
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浚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城晚則烟霧迷離。通于雲霧之上。亭浚則澄波浩渺。

方到芰荷之中。史人不必其祗候。點章梓州秋水正

近于尊壘。點水亭近屬淮王漢中王也。高門薊子席

謙也。梓州之愛章藝亦若荆州之愛山簡而高陽之

曲吾醉而歌矣。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王新誕
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雲中鴈失汝陽王已薨也。掌中珠新漢中王誕子也。

時事日新飄零可感。秋風江漢之上。我與王俱在他

鄉。而家鄉何處矣。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妓去。泠泠脩竹待王歸。

接上言謝安之舟楫隨風。漢中王遠貶也。梁苑之池臺欲雪。當日之第宅已空也。乃今東山攜妓去而不

還頂謝安句。而兔園修竹待王久矣。頂梁花句。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綵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啞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櫻拂之薄陋。原無意效能于人。然不足代扇。猶可驅蠅也。乃柄如錯刀。貫以朱繩。非櫻拂自騁其顏色。亦因主人之顧盼以生輝也。一段咏櫻拂。吾方抱老疾。

遇炎蒸而啞膚之蠅。賴爾撲滅。應効能三句。無柰為物甚微。人因其賤。而畧其功。我因其功。而畧其功。故清秋蠅盡之日。亦緘滕不敢闕也。一段咏事。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亂後再能相見。已為厚幸。秋深又復遠行。殊為惜別也。風塵遼濶。為客未歸。更當江海飄零。送君情切。君之往江左者。方為晉室丹陽之尹。而經過于公孫白。

帝之城。一句江左。一句梓州也。但亂後人心未寧。藩鎮網羅方急。自當韜晦其才。無賈失身之誚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王室以安史之亂。高官多用武臣。今田承嗣等歸降。幽燕既通使者。故岳牧之任。復用詞人耳。四句總起。

下頂岳牧句。國家求賢既急。君正當拔擢之初。佩刀氣象。陵州使君也。行蓋風塵之任也。四句完題。但此時戰伐方平。乾坤已破。瘡痍未復。府庫方貧。當此任者。自當潔清以率屬。均役以蘇民。四句教之也。又曰。從此霄漢之中。獨瞻佳士。無奈泥塗之內。任此老身。所以秋天搖落。而回首江濱也。我完送行意。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幕下郎官。舊多相識。我之不遺一書者。亦以貧病為人所棄耳。我既自嫌。彼亦見棄。而相識之中。韋郎更篤。乃亦隨眾邈然耶。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捲。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初客此館。轉眼又成陳跡者。隨人事之匆匆。別此亭而東去耳。回記別時。則初秋也。今重來之日。又是深秋。梨葉新赤。竹林舊青。已換一番景色矣。因低回檢點。則隨風之慢。卷自何時。而寒砧之聲。依然昨夜也。乃一來一去。總是他鄉。何時出江漢。歸故園耶。不覺愁緒之日生也。

杜詩論文二十四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秋閬州

九日

去年登高邽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同一登高也。去年鄴縣。今日涪江。在梓州已兩度矣。無計銷除白髮。未免羞見黃花。况世亂而為客。路難而傍人。無數心事。酒後一時俱到。因憶十年此時。驪山行幸。盛事消歇。不可復見矣。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當江水最深之地。值山雲薄暮之時。人跡稀而花隱。草叢應最深地。山光晚而鳥擇深枝。應薄暮時也。四

句景。憶舊國之難見。值秋日之可悲。而攬鏡鬢絲。不可再黑。衰年遠地。何以堪此乎。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砌下風生。聞其浙浙。牆邊月隱。又見其團團。月隱故鴈滅。遙空。月之隱者。暮雲生嶺也。兩句頂月隱。病葉遇風而先零。寒花因風而香。逝二句頂風生。皆目前之景。因言巴城之內。淚眼復添者。因秋光如許也。

王閩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萬壑秋聲。千崖秋氣。送別之時也。浮舟出郭。別酒臨江。送別之地也。良會不久。去住匆匆。覺此生之太勞矣。况窮愁徹骨。羣盜尚多。則此別更為不易。而使君多情。重有此贈。點明閩州。無奈物情惜別。即沙頭黃鶴失侶。悲號况于人乎。

閩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首。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凄然。

王喬之鳥。自太史而傳。舅為縣令也。奈何碧雞之使。奉詔自天而至乎。自京赴任也。昔之來也。回馬于秦嶺。今之去也。泛舟于涪江。涪江閩州也。青城污雜。治之為難。京官遠任。能不凄然乎。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

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
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遠身氏萬
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回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
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先從東樓說起層城之上復有高樓豁達如此雖有
車馬之客而塵囂自遠也俯大江列別筵此時秋色
既昏鳥獸竄伏霜露殺草更添悽慘矣所以至親依
依萬感俱集者不特山川之間阻更加盜賊之繁多
也然吾舅席不暇安止為王命所迫是以欲哭吞聲

臨風嗟咽耳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
闔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杭稻共比屋皇天不無
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
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
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
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
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

舟躡慰羈束

巴閬之間到處皆山。若夾無廣澤者。乃忽有蒼池。萬頃已大異矣。四句點題。此池在閬城之南。枕帶巴江之腹。其遠大也。芰荷連于異縣。其富足也。秔稻足供比屋。然皇天甚仁。固有濇意。而美利雖靡。其可多取乎。蓋高田亢旱。則芰荷秔稻。足以充腹。頂皇天不無意也。而水有多魚。岸有喬木。頂美利。戒止足也。而此楓香林者。惟以顏色供人。點綴春色而已。一段實寫南池。乃池之南。有漢高之祠。巫祝紛然。盼蠻獨盛。如

所云歌舞以散靈衣。則其舊俗之荒陋者也。夫高堂所祀者。既為明神。鬼魄有知。自應正直。豈于此空陂之上。享此飲食乎。因歎淫祀自古有之。豈止一處乎。一段咏事。夫干戈則遍處皆是。地僻而一望可傷。平生江海之興。頗賒。遭亂而身不得遂。惟有駐馬陂邊。一問漁父而已。一段咏懷。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穩坐與悠哉。

送客至蒼溪縣寒山又復值雨騎馬懼滑故泛舟而
迴四句放船之故而船之中忽見青者則峯巒也頃
之而已過矣忽望黃者則橘柚也頃之而已來矣二
句放船之景寫蜀江之急也江流自在隱坐悠然不
亦快哉應騎馬滑句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
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群盜
散關下受降頻諸將應歸盡題書報旅人

別君之後眼前之人無可入目者暖眼字翻新况將
老而病纏身何堪此別乎臨歧握手同在斜日之中
別後臨風獨望去塵之遠矣歸去而商歌入夜定可
傷心止有巴俗為隣誰堪共語猶幸微軀尚在遙聞
盛禮方新點奉禮夫禮樂既興干戈自息散山東之
羣盜向關下而請降則諸將自應盡歸朝廷矣天涯
翹首幸有以慰我乎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作去聲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梁獄

書應作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謗能浚即出黃沙
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欲有按問是一篇之主塵既滿甌堂止有琴寫得蕭
條滿目如此則人皆知飲水之心公豈為偷金之輩
乎承明上二句無奈覆盆有枉正欲上書而秦鏡欲
臨立可自白矣照袁判官來也因軟獨醒來忌羣小
謗淡事即得明出獄之後愁髮能無更白乎然使君
既有舊德而直繩之心已共見矣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雪嶺
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天涯之雨莽莽而來正值江邊獨立故心緒紛然也
以下對雨獨立之心事不愁巴路之迢遙但恐官軍
之沾濕耳下接旌旗句此時雪嶺之防秋正急繩橋
之轉戰猶遲昔與吐番和親甥舅之禮未失未必遽
為背叛也又何必開邊多事耶意在言外

警急

時高適領西
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

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久著才名○舊為楚將○高適昔為淮南都督也○妙畧如神○兵機正合○高適今為西川節度也○所以方傳玉壘之檄○已解松州之圍矣○今日用兵之妙○始知昔人和親計拙○徒使公主不歸耳○况青海之地○已為吐蕃所據○正在飽則颺去之時乎○句句承接○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漢北之寇盜既衆○巴西之道路尤難○故使諸將陣亡○血汗積鎧○承豺狼滿○使臣奔走○骨斷征鞍○承道路難也○况斷棧新燒○徒阻諸侯之人○築壇事遠○誰為韓信之才○不如傳檄父老○以安撫之○而無奈王命不通○徒使人悵望而已○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十室小邑○而日幾人○幾于無人矣○山之多○正見人之

少也。况所存之幾人。又在零丁敗亡之後。路衢城市。但聞悲哭。絕無歡聲。因歎漂泊無安身地。所見皆荷戈之人。而官軍尚未能通蜀。則吾道已窮矣。奈之何哉。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漁陽之突騎。精銳猶存。加以雍王之節制。則氣象一新矣。故諸將之深入。猶恐後時。而負固者不入本朝。豈為高計乎。汝不見祿山築城自固。而舊防既敗。又安所歸。前車為不遠也。今當人心震恐之時。苟飛尺書。自當泥首。何必用兵耶。

新矣。故諸將之深入。猶恐後時。而負固者不入本朝。豈為高計乎。汝不見祿山築城自固。而舊防既敗。又安所歸。前車為不遠也。今當人心震恐之時。苟飛尺書。自當泥首。何必用兵耶。

西山三首

夔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鉞。西戎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吐蕃之界。在荒山之頂。而其州在雪山之間。故築城之高。依于白帝。防守之難也。轉粟之苦。如上青天。轉

運之難也。及蜀將分旗鼓而出鎮，羌兵助甲兵而同仇，亦以吐蕃背好，故殺氣未休耳。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辛苦列三城之戍，亦為防秋而設耳。今則烟塵而侵火井，吐蕃入也。雨雪而閉松州，松州圍也。而防秋之士卒，孤城拒守者，風動將軍之幕，道途奔走者，天寒使者之裘，困苦已極。漫山賊壘，猶未退也。能不為疚心乎。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子弟之兵，雖救援而深入。松州之困，猶未能剋敵而解圍也。蚕崖鐵馬瘦，兵疲矣。灌口米船稀，糧盡矣。猶望辨士有安邊之策，元戎有決勝之威，故聽烏鵲而望凱音，亦不得已之思也。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穰穰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吐番陷京。代宗出陝。則亂離又甚矣。乃消息遠來。傳聞未實也。因歎代宗之昏愚。元振之蒙蔽。苟能受諫。豈有今日。直至臨危。而憶古人。亦何及乎。今乃白馬黃巾。紛紛不一。而祿山之後。又破于吐蕃。隋氏所留宮室。焚燒何太頻耶。即欲遣憂。無可遣矣。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澗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群臣安在哉。

巴山遇中使。乃自行在而來。知盜賊未滅。乘輿未歸。

也。下一恐字。正望其歸也。邵伯樹。望仙臺。俱點陝州。

乃天寒而乘輿未歸。地遠而我不得去。又言使吾君

奔竄如此。當日羣臣何在。而致此禍亂與。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自傳吐蕃之信。日望西京之平。而久無人至。音問杳然矣。乃巴江臘月早花。又復撩人已自開者。不期其開而又開也。下頂山花句。盈盈者杏已當雪。豔豔者

梅又將香。景物更新。孰知禍亂之時。催人頭白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隨天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巴西草綠。空城日長。春時也。故落花猶香。春水纔滿。而西京消息。又何如哉。但聞周穆駕八駿而出遊。漢武從羣臣而遠狩。車塵馬跡。將遍遐荒矣。憂之甚也。

送李卿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霜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

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王子李卿宗室也。方其思歸之日。正是亂兵之時。故涕泣而奔行在耳。乃歲暮尚居僻地。計春風當至漢江也。六句送李。我則棲遁之懷。晉山雖為自棄。而思君之切。魏闕不能忘情。故于送君之頃。而回首依依也。

杜詩論文二十五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代宗廣德元年冬梓州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巴閬山溪。每多蛇虎。乃溪行終日。村塢稀疎。正蛇虎之地。兼以風起雲迷。樹深雨暗。正蛇虎之時。我何以行此耶。止以女病妻憂。不得不歸也。即秋花錦石。滿前佳景。亦不及領畧矣。因記別家三月以來。止此女病之一信耳。則避地奔走。何時免乎。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歲暮而猶作客。地僻而仍用兵。下六句單頂用兵。是

以烟塵直至雪嶺。鼓角震于江城。江城梓州也。天地之間。日日流血。朝廷之上。誰為請纓乎。雖有濟時之策。捐軀之心。而寂寞他鄉。徒使壯心欲動而已。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率彼曠野。天下莫容。吾道應如是。而相隨遠方。同在憂難者。惟汝來耳。孰知江路雖遠。為草堂而回。不免跋涉乎。四句是占歸草堂。下四句是檢校示詩。鵝鴨

長數柴門莫開。固無人在家時事。亦盜賊充斥時事也。然東隣竹影尚淺。當趁臘時更種。此乃目前所急。餘則待我歸。再為料理耳。家常瑣事。寫得真摯。乃爾。

桃竹杖引贈章雷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柁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江心蟠石。既為勝地。生此桃竹。又為佳材。而蒼波浸噴。滋潤不乏。尺度既足。長短合宜。已可為杖矣。于是斬削根皮。膩如紫玉。江妃水仙。愛惜而不可得也。梓潼使君。章雷後也。開箴出示。賓客驚觀。憐老病須扶。是以兩莖獨贈。自此出入把握。而爪甲之間。鏗如金石。正見實中犀理之妙。一段俱寫桃竹。我方有東南之興。自白帝鼓柁而行。一路江山幽險。異物相隨。必

為鬼神蛟龍所奪。安得不杖劍與爭乎。極寫桃竹之
 異。重為告曰。重出一意。以結上文。如楚辭亂日之例。
 正以杖生。正直德合神明。必能變化。慎勿為龍而滅
 跡于洞庭君山之間也。嗟乎。風塵黯淡。豺虎縱橫。寸
 步不能獨行。苟失此杖。吾又俵俵而何之乎。雙杖應
 兩草。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蕤兼侍御史雷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駉駉巖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
 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
 馬一馬驄。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
 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
 西。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
 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東川節度兵馬獨雄。即校獵小事。一若出陣建功者。正見兵馬雄也。下俱校獵事。夜出號令。發猛士三千。

至清晨合圍而步伐不亂。正見似觀成功也。禽獸既將盡斃。日暮而殺聲震天。幕前計功。生致者九青兕。而駢駝之上。又載玄熊。止言熊兕。舉其大而小者見也。於是四方百里之內。寒山已空。此小者無如鸚鵡。力不能飛。肉不足食。亦不能自逃網羅。舉其小而大者見也。鸚鵡兼以自喻。一段完校獵事。又言春蒐秋狩之禮。諸侯亦得行之。今使君五馬刺史也。一馬驄侍御史也。攝行大將權。爾後也。權位既大。號令復整。所以校獵可觀如此。一段美章畱後。然老翁漂泊十年。旌旗厭見。喜君之士卒整練。何不同轡往擒吐蕃。而徒盡此狐兔耶。况天子在外。望勤王之師甚急。代宗雖無幽王之禍。而蒙塵已再。得不為哀痛乎。再重一句。而殷勤激烈。更可悲矣。

山寺

章畱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

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
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
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野寺在于石壁之上故曰根石壁而寺內則諸龕遍
列崔嵬也龕中前佛過去諸佛也不可復辨百軀雖
在已一例莓苔矣止有古殿尚存殿中世尊現在標
迦佛也亦已塵埃遍覆矣所以如聞龍象悲泣足令
信者酸心也一段寫破寺使君章留後也騎馬擁衆
而來旌纛所臨千里肅靖而臨江徘徊之際山僧哀

訴檀施頓開顧兵徒者役兵徒以為之也乃知佛家
多羅之樹倚辦于幕府蓮花之臺諸天大喜鬼神無
嫌而寺已就矣一段章留後修寺然以此撫養士卒
豈非周公之才反以兵徒修寺則山僧歡喜如窮子
之得財而兵徒久勞恐禍胎之已伏矣况歲暮荒
寒風如此即于此入道亦不能也况修寺之舉乎一
段規之也窮子出法華經見論事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

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
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
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
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
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
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
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卽寄書。無
使長回首。

意將去蜀。追思入蜀之年。亦已久矣。兒童長成。自身

衰老。而蜀中節鎮。威福意行。常恐坦率之性。於盃酒
之間。觸忌逢怒。失身蹈禍。故辭飲徒。學折節。然豈其
性哉。昔如縱壑之魚。悠悠獨逝。今如喪家之狗。皇皇
有求。十句在蜀之苦。遊方既無可戀。則行止綽然。但
新交故友。情有不同。別離之懷。各有厚薄耳。昔常想
南行。不意青草湖間。扁身獨往。遂落吾手也。六句寫
別意。章梓州。其最厚者也。爲之開宴高樓。俯高柳。出
騎馬。羅賓友。簸紅旗。此樂已堪不朽。六句章梓州送
別。未幾日暮。而鳥雀噪矣。解纜長行。飄然就道。波濤

既不足畏。則三峽雷吼。亦聽之耳。所畏者盜賊煩多。衣冠奔走。中原杳無消息。乘輿尚在播遷。八句南行之心事。從此作荆蠻之遠適。學莖叟之逍遙。隨雲而拜東皇。掛帆直上南斗。亦快事也。更望爾一行遠寄。免我縈懷。則厚幸矣。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既聞京邑已收。又聞吐蕃已破。則衣冠却扈從。車駕早已還宮矣。今日剋復之功。既已如此。而事後扶持之力。是在數公。無令我回首而望者。復令我慟哭而悲也。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黃雀之微。野粟可飽。而羣飛荆榛。安卑處順。其適甚。

矣。今吾抱何恨。而寂寞空向時人乎。老驥倦而志在遠道。蒼鷹饑而畏入樊籠。則高賢豈世人所識。其嬰貧賤所固然耳。今國步雖幸返正。天下尚未太平。所以白髮悲歌。播遷吳越也。君尚留蜀。我方往吳。則生離卽為死別。能不傷心酸鼻乎。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此首以諸將不能平亂也。將師之蒙恩澤榮寵至矣。

乃兵戈未靖。已有年耶。至今煩主上之焦勞。何以報皇天之寵眷。四句直下。下承兵戈句。今日之交戰。白骨未收。舊日之邊疆。於今何在。况西蜀之奉使不通。何處問張騫之消息乎。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此首因開邊也。幽薊之餘孽未靖。乾坤之盜賊尚多。又藩鎮之驕恣而不庭。雖使者之督促而不顧。內地如此。尚勤遠畧乎。所以弗吞青海。無事于西也。無問

越裳無事于東也。惟有朝庭息戰修文德以來之足矣。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此首因駕欲留洛陽也。洛陽天中。古來舟車貢賦道里甚均。雖城中積粟尚多。都人望幸甚切。然弗思退守。貪金湯之險固。還當進取。令宇宙之更新也。况致治弭亂。原非難事。不過躬行儉德。則盜賊本為良民矣。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此首因惜房琯令諸子分鎮之說不用也。丹桂遇霜而益勁。其本強也。青梧墜秋而先零。其實弱也。觀此則知疆幹之地。四方未有不臣者也。苟有變亂。親王有專征之權。朝廷下克己之詔。自當束手削平矣。乃知封建者古人之良法。王者豈樂于一人專制乎。

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

輒無色之官皆有辭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此首因諸臣重內輕外也祿山朝義雖殲滅而禍亂未定懷恩光弼雖成功而疑貳已成則知登壇徒有其名報主杳無其日可不為三歎乎乃出而領郡皆為失色遣而之官俱有托辭則朝廷養爾將何用哉惟有罪已之詔恤民實政庶可濟耳

寄賀蘭二鈞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朝野雖在歡娛之後兩京已復也乾坤尚在震蕩之中四方未平也爾我相隨萬里俱成白頭矣况歲晚寒風之中又為分袂而江邊荒僻之地更復飄蓬乎弗云俱在異域也飲啄自有定分即異地相同尚不可得况其他歟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擔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高齋望遠已足傷懷况坐又臨門望更遠矣兼以葭

嶂孤城寒風水氣一片昏沈悽慘乎四句愁坐所見
因思及于葭萌則有氏種左檐則有吐蕃奔奔尚且
不服何敢計歸期乎四句愁坐之心事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
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

避地而歲時已晚竄身而筋骨為勞因思吾道非耶
詩書已成面墻一步不能行也彼何人哉奴僕而且
建節卑賤又如此也然而大君尚且播遷行在僅聞

消息則吾生所遇亦聽之而已但可惜者高祖之天
下而見吐蕃之縱橫也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二首

聞道收宗廟鳴鑿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
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聞道吐蕃已退宗廟復收則鑿與自陝歸矣傾都看
黃屋威儀如故正殿引朱衣朝會復行四句皆傳來
之詞以聞道二字貫下但在劍外之遠勅使復稀所
以至今始聞之耳點明巴西而君乃于世亂之時不

懼險艱匹馬入京乎二句送班司馬入京

群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
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承上言羣盜之亂直至于今日肅宗之朝曾忝為從

臣故歎汝獨能急君而久客復羨其歸國也入京而
擢當為黃閣之司諫在遠而望喜丹墀有一故人矣

况與子平日言及社稷無不流涕可念之乎

